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五十七回 收奇女沈左襄仗義 哄行人花占魁出殯

卻說柳夫人這日在花府裡，便跟著婉香忙了一夜。次日花占魁夫婦成殯入木後，才瞌睡起來，因叫婉香也睡一會子，婉香依了，因教眉仙同自己睡，把眉仙的房讓柳夫人睡了。一會兒眉仙先醒了轉來，見婉香卻正好睡，合著眼睛，那臉兒軟軟地貼在枕上，兩頰紅的搽了胭脂一般，因把自己臉兒去貼一貼，驚道：「敢又病了，怪道身子兒貼著也火暖的。」婉香醒了，睜眼看見眉仙蓬鬆著鬢髮，顰著眉兒，因問：「什麼？」眉仙道：「你可覺得什麼來？」婉香在枕上搖搖頭又睡熟了，卻用過一隻手兒壓在眉仙身上。眉仙握他的手心也是火燙的，知道他手酸，因替他輕輕地捏著。忽婉香嫣然一笑，眉仙當他醒了，再看原睡著的，不知夢見了什麼笑的。正看著他，忽又顰眉兒像要哭的光景，再一會兒果然哇的哭了出來。眉仙忙撲著他叫醒醒，婉香醒了過來，還呢聲兒哽咽著。眉仙因問：「怎麼了？」婉香朦朧著道：「我知道你的心！」眉仙紅了臉，因又喚他，婉香睜眼一看，見是眉仙，便也滿臉飛紅了。眉仙見他紅了臉，知道把自己當了寶珠，因不禁一笑道：「你夢見什麼來？」婉香略露一個笑影，忽又沮喪了顏色，又把昨日的喪事想想，又撲漱漱地滾下淚來，因便拗起，不想身子沒了力，早又一頭跌下了。眉仙因道：「你養著吧！今兒還燒著呢！你有什麼事，我起來替你乾去。」婉香點首兒，便又睡去。眉仙起來，走下牀，仍替他蓋好了被。到妝台邊坐下，喚了一聲韻兒，走進自己的小丫頭進來，因喊盥臉水，韻兒應著出去。眉仙因把鏡台上的套子揭去了，照了照，把鬢髮用指尖兒理了上去，又端詳了一會，覺得眉兒更濃了些，像籠著煙似的，因也用指尖兒整一整眉心。韻兒把臉盆子捧到面前，放在桌上，眉仙先把手洗洗，又把指爪兒浸浸軟，便拿手巾子帶著水向臉上抹了一抹，閉著眼睛，把手巾絞乾了，指爪彈一彈，抖開臉布對鏡子照著，把臉兒抹乾了，又絞了一布，把手也抹乾了，韻兒接了手巾子去。眉仙便拿絹帕子向臉上一拭，早是玉面生光白膩如脂的了。韻兒又送上嗽口鐘來，眉仙接了，喝了口水，嗽了嗽口，便唾在韻兒手上的鐘子裡，又嗽了一口便算了。把帕子向嘴唇上彘一彘早和透水的一顆紅櫻桃一般。又用指尖兒向眉兒上順勢整一整，便仍把鏡奩遮下了。見春妍進來替他梳頭，便斜轉身兒坐了，春妍替他打開頭髮，早滑手一順勢散了下來，解去了紮根子，拿梳子通了幾下，又拿篦箕輕輕地篦了篦，那發本來黑亮，又且細軟的早和緞子一般，也不用抵油榻子便分了一半，用長扞子別了，紮了根，打尾梢上一順兒挽了上去，拿簪子一別便梳好了。也不用修飾得，再把那支長扞子抽去，兩邊的鬢髮早烏雲似的遮了下來。眉仙重又坐正了，對鏡把面前一批檯發抵了下來，一字兒斬齊著，又另拿面手照鏡，又反手去把背影兒映到大鏡裡來看了一看，便放下鏡子，站了起來。韻兒早捧著一件白緞子銀紅鑲的夾襖子等著，春妍接來抖散了，替眉仙披上，韻兒替他紐好了擺釦子，四角拽一拽，春妍已把著衣鏡子的袱子掀起，眉仙走近來，扣好襟子，整整前後，端詳一會便走開了。海棠早端來了一鐘子芡實來，眉仙吃了。因去看看婉香，見已睡熟了，便掀著門簾子出去。到對面房裡來給柳夫人請安，不道柳夫人已到葉太太那裡去了。便也到上房來，見葉太夫人正和柳夫人講話，因請了安，一傍坐下。柳夫人和他進些閒話，眉仙一回答，只把婉香病了不提，怕柳夫人著急的意思。正說著，外面報秦三老爺來了，眉仙迴避出去。秦文卻見一個背影兒，進來向葉太夫人請了安，又和柳夫人問好，便自坐下。因道：「剛進去這位，敢便是沈三小姐嗎？」葉太夫人不解，柳夫人笑道：「昨兒我也錯認，不是的。」秦文道：「我險些冒叫！」葉太夫人因問，誰是沈三小姐？柳夫人講了。葉太夫人道：「哦！是沈左襄的姑娘，我明兒倒要見見。」秦文因問起這喜期，究竟應不應了，可有個主兒，依我說，這從吉婚嫁的俗例也還行得，好在這邊是有這個風俗，也沒人議論得的。柳夫人因道：「婉兒還睡著呢，昨晚子也沒問他，便問他一個女兒家也不肯講什麼？」秦文道：「既他太太托了老太太，便老太太做了主。」葉太夫人道：「別個不妨，他的脾胃兒是不容易捉摸的，眉仙是和他一副心腸的，回來我問他瞧。」又道：「只是咱們家又沒個正經主子，占魁故了，誰主婚呢？」秦文道：「這個我想過來，橫豎沈左襄沒事，他也不打算回京去了，把婉兒和軟兒、蕊兒都給他做了寄女，請他主婚便了。」葉太夫人道：「是呢，沈左襄原是我的乾兒子，這不知道他肯不肯？」秦文道：「他有什麼不肯的事，昨兒他聽說花占魁這樣了，身後又沒得人。他便想到自己，也只有兩個女孩子，便招了女婿家來，也算不得正經。所以他還想求老太太把魁兒給他做個兼挑子，便住在府裡，親自教他唸書也好侍奉老太太幾年。」葉太夫人正因葉魁沒有管束，府裡也沒個正經主子理值家務，便很合意，便一口允許了。秦文轉去，便對沈左襄講，沈左襄亦是高興。瘦春和浣花被藕香留住，沈左襄便打次日去拜葉太夫人，極盡子姪之禮，還比葉冰山恭敬些。然後婉香、軟玉、蕊珠、葉魁四人拜了寄父。眉仙眼熱，便也要拜做寄父，左襄看他宛然是第三個女兒浣花，便分外歡喜，也受了他拜。談起，原來沈左襄和他父親顧芝珊是表連襟，便都高興異常。日中葉太夫人備了一席盛筵，大家團飲了，座次。只有婉香不歡，眉仙因自幼失怙，便把左襄當做親生的一般孝順，左襄也便把他當做浣花一樣看承，歡洽自不必說。這婉香略淡些，倒不為別的，因他心裡正傷感著，所以也無心熱禮。過了一日，左襄因問葉太夫人，這親事怎麼個辦法？葉太夫人道：「昨兒已問過眉仙，說婉兒定不肯依。他說，便是居喪婚嫁不犯例的，他也問心不過。說現放著兩叔孀子的靈柩，便自己嫁去，理上也過不去，要叫咱們家兩個先嫁，等他服滿了再講。」沈左襄道：「這也是孩子們的一點孝心，既他這樣說，且都擱著吧。占魁公的喪事，怎樣個辦法請太太示下。」葉太夫人道：「這個你斟酌去便了，以後的事你盡隨意辦法，也不必件件請我的示，這幾天忙的不誦經了，打明兒起，我仍誦我的經去，孩子們都你看顧著便了。」沈左襄唯唯應著，見沒甚吩咐，便退了下來。且把親事擱過一面，關會了秦文，一面便打疊起精神替婉香理值占魁公的喪事。設醮壇做法事，便在本府設下四十九日水陸大齋。到百日後，便打算出殯的事，秦文題了銘旌，寶珠撰了一篇祭文，送來弔奠。左襄看了這篇祭文做得好，便大為賞識寶珠，看已是自己的寄婿，便分外高興。出殯日，就選在七月十二，見一切都端整齊備了，便早日啟期開弔。打初十起，便有許多占魁公的同寅同鄉以及年誼等輩，陸續弔奠不絕。到了正日，那弔客一發多了，足足哄了三日，便請柩出殯。送殯的，除葉太夫人、秦文、沈左襄、柳夫人、袁夫人、婉香、眉仙、軟玉、蕊珠外，又有些花家的戚族跟了送去。各大憲以及同鄉同寅等官，一路上都擺了路祭，閒看的那些雜人，早擁的滿路一城子，都哄說是大喪事好看的很，有些沒看到的，便都在要路口攢頭探腦的等著。一時聽見遠遠嗷嗷聲，都哄說來了，那些身材矮的都墊起腳尖兒候著。看見先來一對本縣正堂路巡告示牌，接著就是頭亭子，有許多歪牌子的老虎差押著一班鼓手。那個吹吹吶吶的，都漲圓了脖子狠命的吹著。接著一對大鑼，肩著清道旗兒，一副一副的拱金執事過去，都是些挺闊挺大的祖宗本家官銜。後幾十對，才是花占魁本身歷任的職事和些德政牌。只一起職事，便排到一里多長。接著又是幾副黃執事，黃旗又十幾副黃亭子，裡面多標著小黃牌，寫著欽賜物件。接著便是協領的一隊兵，肩著雪亮的刀槍劍戟。落後又一個頭亭和些執事大旗，提爐香燈，引著一乘八人抬的綠呢魂轎。後面便是幾十匹馬，上面多騎著人，有些拿高轟長旗的，有些背大旗的，一個個過去。接著又是一班馬上鼓手，吹打的分外好聽，又許多戴著頂子的官，腰弓佩劍的，騎在馬上。後面四個背敕印的，也騎著馬，有八個黑帽子也在馬上，手裡擒著火牌。又四個馬上太保過去，便一隊撫院親兵和幾班衙役，拖著鏈子口耳喞地吶喝著過去，後面引著幾十個路祭亭來，都有官銜標著的。接後就是挺高的一座銘旌，四人抬著便插在雲際。又兩班僧道，都捧長幡法器和一班清音細吹，抬著兩座像亭。看男像是一個三十幾歲的，女像不過三十里外，眉目間露出一種英烈氣，那些老婆子知道他是殉節的，都口裡念著佛，合手拜他，見過去了。後面便是全白色的長幡和白綢子紮成的粉團球子，引著兩具三十二人抬的獨龍槓大棺罩，四角站著四個女孩子，扮的童男童女，手裡也拿著小幡，擁擠著過去，後面只一乘白幃大轎，裡面嗚咽的哭著。以後的便都是綠呢大轎，過去十幾乘，還有許多小轎都坐些丫頭。又幾十匹跟馬，慢慢的過去了。落後又有許多本地官員，多擺著全幅道子送出城去了。看的人便一哄而散，茶房酒肆去談個不了，也無用表得。且說花占魁出了殯，便停厝在大覺寺裡面，打算在明後年再盤喪回去，婉香等回葉府，柳夫人便自轉來了，各各將息了幾天。光陰迅速，轉瞬已是小春時候，婉香漸漸忘了悲傷，只依著沈左襄膝下，覺得沈左襄待自己比叔孀還好些。就把左襄看做親爺似的，件件總先請了示，再乾下去。原想趁自己身子好著，把叔孀的靈柩搬回家鄉去。沈左襄說，等到秦

府去了再說，便也不敢違拗，且擱過了。一日正和眉仙下棋，軟玉進來，兩人都站起來。軟玉笑說：「浣妹妹來了，怎麼不見見去。」婉香問是誰？軟玉笑道：「便老爺常講的，說和眉仙妹妹像的那位叫浣花的。」婉香道：「他來了，咱們看去！」說著，便拉了眉仙的手出來。不知軟玉是真是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莫怪書生饞眼慣，女兒也愛看佳人。